

15422/1



考什布克诗选

冯志臣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考什布克诗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字 数 61,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3\frac{5}{8}$ 插 页 2

1979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9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1—1,000

书 号 10019·2724

定 价 1.10 元

目 次

守夜者	1
疯婆	11
夏夜	18
夏	21
报春者	24
一首野蛮的歌	26
我们要土地!	30
生活的斗争	34
反抗压迫者	36
哈桑巴沙	39
多依娜	44
戴切巴尔致人民	50
复仇者从坟墓中站起!	53
报告	56
在城壕里	57
歌	60
民族的语言	64

黎明	66
卑鄙的柯利亚	68
为了自由	71
奥尔特河的古老的歌	75
布特纳的英灵	77
多瑙河与奥尔特河	81
图多尔的奥尔特尼亚义军	84
歌	87
卡洛尔·罗伯特	88
贫困的茅舍	93
三色旗	97
诗人	99
死,为了谁?	101
没有床铺,没有炉灶	104

守 夜 者

原野上刮着多么凛冽的大风雪啊！
整个天空披上了镶着铁边的斗篷。
放眼望去，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
夹杂着阴森森的幢幢黑影。
刺骨的冷风从北方袭来，
微弱的寒光在白色的原野上闪动。

暮色匆促地协助黑夜封闭整个大地，
把大片阴影魔法般地收罗在怀中。
今天的黑影真多呀！
天地之间就是一座地狱幽冥。
窗户上冻满了霜花，屋檐下结着冰凌，
田野上吹着寒风。

这是严酷无情的隆冬天气。
大地上僵卧着阴云带来的黑夜，
它仿佛神话中一条濒于毙命的毒龙

吐着舌头象勒着脖子的公牛一样哞哞哀鸣。

这残酷的哀鸣就是二月的暴风雪，

它意味着死亡呵，我亲爱的听众。

噢，可怜呵，那些在守夜打更的人们

任凭黑沉沉的天空把一堆一堆寒雪撒在头顶，

一直到浑身冻得僵硬！

但是，更可怜的却是那些穷苦人，

他们饥寒交迫地在屋檐下栖身，

没有一块破毯子能够遮风！

你可曾瞧见村子边上的大堆的白雪？

多么单薄的屋顶呵，它仿佛一位

背负生活重压的人，深深地陷在雪中。

窗户上堵着纸片，墙壁上四面透风。

老迈残年的茅舍丑陋得象个罪人，

风雪已经把它撼动。

在那里，日夜守着门框窥视的是死神，

在那里，站在大门前面的是饥饿和赤贫，

这样的茅舍里流着多少泪和恨！

他们有两口人，年幼的儿子和瘦弱的母亲。

他们两个人忍受着冬季逼人的风寒，

面临着死亡的命运。

屋子里太凄凉了！是那些老爷们
夺走了你的一切，使你受苦受穷。
不是他们让你受罪，难道是你折磨自己？
祖祖辈辈，房间里就只有一条破旧的条凳，
灶台上闪烁着半明半灭的灯火，
燃尽灯油的最后一滴半星。

他们没有桌子，挤在灶台的角落上吃饭。
只有当天气晴和，或者在节日中，
如果他们也能象别人一样过得起节日，
才把前廊的门板拆下来，
放置在屋前当做一张桌子，
让四根山毛榉树桩把它支撑。

三块木板凑成了一张床铺，
一头垫着灶台，一头接着条凳。
它显得比屋里其余的东西更寒酸。
一个快冻僵的孩子躺在硬邦邦的木板上，
肋骨下垫着几把干草，
凄惨地抖索着缩成一团。

脸色比干草还苍白，他微微战栗着，
把还有热气的双膝紧紧地贴近面孔。
他渐渐地瞌睡了，瑟缩着闭上眼睛。
噢，妈妈没给他面包，竟让他饿着肚子睡觉！
她离开家很久了，不会马上回来。

急死人呵，为何长夜难明！

她离家很久了！黄昏前就离开了家门，
可怜的人，上上下下跑遍了整个村镇。
不，她不是去乞讨，也不需要恩赐。
她要求工作，她要劳动！
如果你依靠别人的怜悯度日，
活在人世还有什么用！

没有人给他工作，她只好忍饥挨饿。
但是，可怜的母亲怎能空着双手去见儿子？
当瘦骨嶙峋的饥饿的孩子向母亲爬来，
她没有东西给他，她的心情该是怎样的难受！
你可曾想过，一旦你陷入这种境地，
你的处境是否能够比得上一条狗？

她悲凄地跨进门槛，满面挂着愁容。
把两小块面包放在一起，就向床边跑去，

焦虑地探视孩子的面孔。
孩子睡着了，可是浑身象冰一样冷，
脸色同纸一样白，似乎在他那微弱的胸脯里
生命早已停止了跳动。

他一只手垫在头下，脸贴着膝盖，
宝贝呀，在睡梦中轻轻地吐出
一连串含混不清的词句。
母亲的无神的眼睛里滚出颗颗泪珠，
象豆粒那样大，伴随着祈祷时急促的呼吸，
沿着微微发抖的面孔流下去。

她肝肠欲断，哭泣了很久。
那盏油灯已经熄灭，屋子里多冷啊，
她真想点起大火烧红天际，她要看见火光，
她想用从街上拾来的三块木片生起一堆火，
可是木片上沾满了雪块，象铁一样冰冷，
象从路上捡来时那样坚硬。

她失神地站在那里叹了一口气。
这时，孩子哽咽着醒来了，瞪着比死人
还要灰白的眼睛，尖叫着从床上跳起，
仿佛被风暴卷起的一尾小鱼在岸上挣扎，

仿佛一个线团从怀中突然滚到地上，

哭叫声越来越凄厉。

后来，孩子身不由主地瘫倒在床上，

呼吸声渐渐地，渐渐地消失。

他要死了，眼睛盯着天花板——似乎在等待医生！

可怜的母亲脸色铁青，浑身战栗。

她能走吗？冰天雪地，赤脚走路会冻死！

可是，儿子或者母亲，总得有一个死去！……

尖利的路面刺破了她的脚板，

呼啸的大风雪迎面袭击。

她赤裸的胸脯半露在外面，

冻裂了小腿，刺伤了脸皮。

透彻肌肤的严寒一直钻进骨髓，

她象一片树叶似地不停地战栗。

钟楼上传来十下呜咽的钟声，

街道上早已断绝了人迹。

一步一颤，一步一抖，顶风冒雪，

没有人愿意在这种天气里出去，

没有人愿意提心吊胆地

在这鬼影幢幢的街道上站立。

当一位母亲要用自己的性命拯救她的儿子，
无论是大火、洪水，还是千万张恶毒的嘴巴，
什么也不能阻止她前进的步伐！
可以用法律，用锁链，用匕首去折磨她，
但是，世界上最凶恶的国王
也休想把她心中的母爱扼杀！

噢，休想！——忽然，一个黑心肝的家伙，
用手使劲地揪住她灰白的头发，
接着是比严寒还要厉害的呵叱和毒骂。
她惊叫着，可是那人竟然抡起铁器，
猛击她的腿部，把她打倒在地。

多么严酷的守夜人，多么狠毒的打击。

当一位母亲要豁出性命去保护她的儿子，
无论是大火、洪水，还是千万张恶毒的嘴巴，
什么也不能阻止她前进的步伐。
即使是所有的妖魔，带血的尖刀还是国王，
即使用全身的枷锁、拷打还是严苛的法律，
也不能动摇她前进的步伐！

她用尽全身的力气，猛然跳起来，

可是她滑倒了，直挺挺地摔倒在地。

“哈，野婆娘，让墙壁倒下来把你砸死！

你竟想去偷盗，你被抓住了！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以法律的名义，

野婆娘，把你押送到法庭去！”

“我去偷盗！”她强忍着屈辱咕哝着。

“这怎么是偷盗？你仔细地瞧瞧我，

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去偷盗！”

她呻吟着向一旁挣脱，

但是法律的严酷的臂膀不给她自由，

守夜者大声辱骂着把她拖走。

一路上连拖带拉，尖利的冰碴

把她的双脚刺破，伤口越来越大，

刮掉了皮肉，露出了骨头。

他们撕扭着，一个辱骂不停，一个含泪哭泣：

“不许骂人！你可以用拳头和巴掌死命地打我，

但是，你得放开我，让我走！”

可是，法律是无情的。律曰：

夤夜偷盗，投诸监牢。

可怜的母亲一边哭泣一边挣扎；

法庭的院子暂时就是监牢。

在这空荡的庭院里

母亲一直被关到拂晓。

她在严寒的院子里通宵地奔跑，

踏着冰雪拚命地跑动和呼号。

她眼睛红肿，泪水流得没完没了，

象神话中的怪物，胸前的蒸汽凝结成白袍。

只有一个念头，一个未竟的念头支撑着她，

让她把儿子再瞧上一瞧。

清晨，执掌法律的老爷们将她释放，

这可怜的奴隶，象她焦急的思想一样，

急急忙忙地向家里奔跑。

多么单薄的屋顶，多么薄弱的土墙，

矮小得可以用双手捂住的茅屋呀，

已经被大雪埋掉。

窗户上的纸片不见了，已被大风吹跑。

屋里北风呼啸，母亲的心象风一样嚎啕。

她凄惨地俯视床铺，

孩子已经冻得硬邦邦。

脸上的肉皮破裂，干瘪的身体上满是青痕，

他的身体象冰冻的大地一样凉。

呵，多么野蛮的严酷的冬天！
母亲撕扯着头上的白发，诅咒痛骂——
上帝呀，你不要因此把她惩罚！
在那里，日夜守着门框窥视的是死神，
在那里，站在大门前面的是饥饿和赤贫，
这样的茅屋里流着多少泪和恨！

1888 年

疯 婆

她衣衫褴褛，眼窝深陷，
在村子里到处奔走，
寒冷的天气，赤着双足。
你们在嘲笑谁？
你们为什么那样好奇，
成群结队地把她追逐？

她怎么得罪了你们，
你们竟然这样欺负她？
当她在路上走过时，
你们在后面起哄、唾骂，
她饥肠辘辘地跨进你们的门槛，
你们马上把她赶走，连推带打。

你们可知道她的身世？
如果知道，你们就是卑鄙之徒。
不！你们一旦知晓，亲爱的人们，

你们就会对她十分爱护。
来吧，我今天就要把她的身世
向你们讲述。

天光破晓的时候，山岗上
吹起了阵阵的布齐乌姆。^①
猎狗汪汪吠叫，
人们一排排地
从谷底爬向山头，
跟随庄园主去围捕。^②

多么可怜的农奴！为了可恶的老爷
能够获取猎物，整个村庄
都被赶进树林替他去围捕！
他们往山上跑呀，追呀，
两只眼睛紧紧地盯住
一只狂奔的梅花鹿。

一排排围捕的人们
站在林荫深处。
伯爵纵马飞奔，

① 布齐乌姆，罗马尼亚的一种民间乐器，长筒状，用做号角。

② 把野兽驱逐到一个地方，供打猎的贵族猎取。

疯狂地把猎物追赶。
呀，一个可怜的围捕人
被践踏在马蹄下面！

锋利的马蹄铁
深深地踏进了胸脯。
所有的农奴都呆呆地站着，
可是阿尔巴德庄园主
却仍然纵马如飞，
呵呵大笑，视若无睹。

那个农奴在同死亡搏斗，
躺在条凳上挣扎抽搐。
当时，他那可怜的妈妈
对着他嚎啕大哭。
今天，你们有没有看到，
她的哭声还没有止住？

多么不幸的女人！可是你们
却嘲笑她现在的生活。
难道你们的母亲
就不会被逼成疯婆？
难道你们喜欢让她们